

人類學

視界

2013年6月 第十三期



從歷史轉換到重新認同：

重組工農之間的社會拼圖 / 李宜澤

【專題一】工業區位與社會邊界的形成

工農之間的研究問題 / 李威宜

工農協作的環境運動 / 呂欣怡

工農之間的價值重組：從農民工談生產技術與主體形塑 / 方怡潔

文化與商業利益的雙人卡波耶拉：當阿美族野菜文化遇到工業化農業生產模式 / 李宜萱

農工之間：工程師思維與都市新農業 / 蕭樟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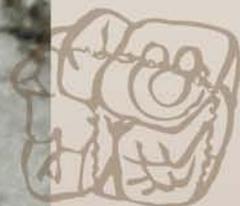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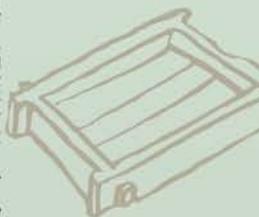
【專題二】農業到食品的生產轉換

補貼式農政的歷史基礎 / 劉志偉、董建宏、李鑫聰

有機，是生機還是玄機？漫談有機農業與農藥殘留 / 陳玠廷

食物作為媒介 / 林怡潔

易受傷的加工食品與日常交換的消失 / 李宜澤



TSAE 2013年會在 竹北交大客家文化學院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2013年會將於10月12、13日於交大客家文化學院(竹北六家校區)舉辦，今年共有154篇文章分別於39個panel場次發表(議程請見學會網站<http://www.taiwananthro.org.tw/>)，節目精彩。

若您有任何疑問，請洽電話(02)2652-3474或email: tafea@gate.sinica.edu.tw。也請大家諒解，因為發表文章眾多，學會恐無法因為個人理由更動議程。

本屆會員大會(12日中午)將進行理監事改選，請務必撥冗與會。

本年度會費(會員)或年會註冊費(非會員)均為上網註冊、繳交(有信用卡、超商代收兩種繳費方式)。預計於8月初開放報名繳費，屆時將再發email提醒並公告於學會網站。

8月至9月20日報名者享早鳥優惠，一般會費/註冊費800元，學生會費/註冊費400元；9月20日後恢復原收費標準(一般1,000元，學生500元)；現場繳費者加收200元(一般1,200元，學生700元)。

繳費後，方完成報名程序，所有與會者均需報名繳費方可進入研討會會場。

學會今年將舉辦「民族誌攝影比賽」，有興趣參加者請於9月20日前，將1. 照片一張、2. 標題、3. 註明姓名，email至學會信箱(tafea@gate.sinica.edu.tw)，我們將替各位洗出(A4 size)，於客家文化學院海報板上展覽，並於閉幕酒會第一小時開放與會者投票，得票前5名將可免繳明年會費。因場地限制，我們只能展出100張，有興趣參加者請盡早將檔案寄回。

【徵稿啟事】

《人類學視界》是由「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發行之通訊，預計每年出刊四期。歡迎投稿與人類學相關之通俗性文章，包括時事評論、研究分享、田野札記、課堂筆記、書籍或影片評介、活動消息等。文長(包含內文、副標、註解或出處等)請勿超過3000字。稿件請註明投稿《人類學視界》，附上姓名、聯絡方式、學校/機構名稱，以電子郵件寄送至學會信箱tafea@gate.sinica.edu.tw。

【加入學會】

誠摯歡迎大學加入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意者請線上申請，網址：<http://www.taiwananthro.org.tw>

就在
你
身
邊

人類學視界 第十三期

目次

編輯室報告

從歷史轉換到重新認同：

重組工農之間的社會拼圖 李宜澤 p.2

專題一：工業區位與社會邊界的形成

工農之間的研究問題 李威宜 p.4

工農協作的環境運動 呂欣怡 p.7

工農之間的價值重組：

從農民工談生產技術與主體形塑 方怡潔 p.10

文化與商業利益的雙人卡波耶拉：

當阿美族野菜文化遇到工業化農業生產模式 李宜萱 p.14

農工之間：工程師思維與都市新農業 蕭禕涵 p.17

專題二：農業到食品的生產轉換

補貼式農政的歷史基礎 劉志偉、董建宏、李鑫聰 p.20

有機，是生機還是玄機？漫談有機農業與農藥殘留 陳玠廷 p.24

食物作為媒介 林怡潔 p.27

易受傷的加工食品與日常交換的消失 李宜澤 p.30

2013 學會 年會議程 p.37



從歷史轉換到重新認同：

重組工農之間的社會拼圖

李宜澤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助理教授

當代台灣的問題叢生，人類學的工作除了對傳統社會生活與議題進行討論之外，也可以針對當代各類問題的歷史背景，思維模式，社會運作，還有論述的構成等層面加以討論。上一期「人類學視界」，已經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當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最主要的變動要素，討論各種「反」的重要意義。這一期的「視界」，我們把觀察視角轉到農業轉向工業的過程，以及對當代社會的衝擊。第一部分是「從農業到食品的生產轉變」，第二部分是「工業區位與社會邊界的形成」。之所以從這兩個方向談論農工之間，是針對農工轉換過程中的兩個主要議題作討論：主要包括農業轉型的歷史過程與食品安全問題，以及工業化對農業社區的人口以及環境帶來的衝擊。這幾篇討論文章最早是由清大人類所的李威宜老師，以2013年科技與社會研究年會的論文組合為前提，邀集呂欣怡，李宜萱，張瑋琦，方怡潔，蕭禕涵，以及李宜澤等人，共同在年會上以「農工之間」的主題所做的發表文章。在徵得幾位當時發表人的同意之後，我把這期人類學視界也定位為討論農工重組的社會議題，並且邀請另外三位對農業議題也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朋友：劉志偉，林怡潔，以及陳玠廷，加入他們各自在農業與食物領域的觀察。希望透過這兩個層面的討論，把台灣（以及中國）在農工轉換中，因為現代化論述而忽略歷史與政策形成背後的細緻問題，因為全球化論述而忽略的在地化抵抗或者反饋，以及因為標準化操作而喪失對科學或工業規範化作重新思考。且不要認為這些問題都與生活距離遙遠，農業與食品的議題我們每天在餐桌和新聞裡都可以看得到；而工業化對城鄉流動以及環境狀態的影響，更是我們生命歷程的一部分（讀者可以參見台北電影節中最佳動畫影片「幸福路上」的歷史記憶，由宋欣穎導演）¹。

1. 影片片段參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YCMWxr1FIA>



這期「視界」的兩個主題分別有許多精采的內容。「農業到食品的生產轉換」主題裡，包括李宜澤撰寫發酵實驗室以及食品工坊歷史轉變的過程，以此討論日常交換形式的消失。林怡潔討論以「食物作為媒介」的思考，可以看到哪些社會網絡的形成。陳玠廷對於有機農業中農藥殘留迷思與規範法令的思考，同時反省殘留檢驗法的盲點所在。還有金鼎獎暢銷書作者劉志偉等三人，對「補貼式農業政策」形成的歷史基礎，進行細密地耙梳。四篇文章對農業生產的不同類別和連結，進行多角度的討論。

「工業區位與社會邊界的形成」內容則有：李威宜討論工農之間可能出現的研究議題，重新反省台灣作為後殖民工業文化處境的架構。呂欣怡以在地世代對於環境問題覺察的不同，談後勁地區經典反五輕環境運動中的「工農協作」。李宜萱以「工業化農業生產模式」生產阿美族野菜，思考野菜的認同疆域。蕭禕涵也同時探問，如果把工程師思維放到都市邊緣的社區支持型農業，會有什麼火花。而方怡潔以中國年輕農民工的田野工作案例，討論什麼是被身體化的「生產技術」以及其中的主體塑造過程。這五篇文章映射出來的是不論在台灣或中國，都能夠看到農工轉換過程中，人在生產機制與環境之間的辯證認同。

這期視界對於農工之間的討論，希望引發的是把我們身邊已經成形（但仍在改變中）對農業和工業的截然區分，重新拉回形成過程的歷史思考脈絡，同時也揭示一個能以農工混雜思考的未來生活型態。不論是在社區支持農業所集合出來的小農市集裡看到分類完整的在地食物，或者是在超市的蔬菜工廠裡讓顧客可以直接摘採的無土壤培養，抑或是因為工業區化對現有農地的不當徵收或是特殊污染物質的散播，我們都應該細細思考，其中引發我們關注的興趣，不只是對於農業部門的懷舊式參與，也有著經由工業部門標準化和方便化之後對生活交換感的滲透。透過農工之間的討論，不只可以回溯走來的路程，也可以看到我們正以怎樣的想像，把自己送進不斷移動的未來裡。

工農之間的研究問題

李威宜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如何看待科技社會、工業社會、農業社會、原住民社會? STS習慣被視作對科技社會的研究，人類學似乎被歸為對原住民社會的研究。儘管兩者的對話在國外早就展開，但在臺灣學術界卻未能適度交流。2013年3月我們邀集人類學界朋友籌組「工農之間」論壇，參與台灣STS年會，希望打破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二分的局限，進行工農之間的討論。

人類學從十九世紀學科建制以來，就傾向把狩獵採集與農漁業社會的研究對象，視為前文明/前資本/前工業社會，將農工關係視為一種文明演化的前後歷史階段。但是這種線性史觀的敘事典範，經過六、七零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法國人類學衝擊，到了二十世紀尾聲幾乎完全轉向。

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提出一個新的認識框架，全面性地檢視臺灣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的關聯。

但是我們並不是第一批思考工農問題的人。費孝通早在1930《江村經濟》和40年代《鄉土重建》便提出現代工業技術下鄉的見解。胡台麗在1980年代針對官方正式檔案找不到的小型工廠的



工業區與農田灌溉水道 / 李威宜 攝

存在痕跡，展開田野追蹤，可說是臺灣人類學探討工農之間的起點，且是非法工廠研究的先驅¹。農村小型工廠的問題，之後由謝國雄繼續深化，以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探討農家出身的黑手如何變成頭家的問題，並進而分析臺灣經濟奇蹟底層中甚少被留意到的「隱形工廠」的社會動力²。費孝通、胡台麗、謝國雄等人對於農工變遷的論述，放在每組論文生產的歷史脈絡來說，都有獨到的時代解釋力，所以能夠繼續作為我們今天在思考工農之間時提供分析的歷史參照。但是，這些見解顯然已經無法處理當前我們社會所面臨的複雜課題與挑戰。我認為共同的問題之一，是未能提供一個分析臺灣作為後殖民工業文化處境的適切架構。

要如何具體研究二十一世紀後殖民工業文化問題，同時還必須處理工業文化與農業文化如何連結的地方屬性？從過去的研究經驗，我們發現環境論述的討論，是一個能夠充分認識工農重組現象的關鍵之鑰，特別是其對污染現象的問題構成，能提供我們認識不同學科如何理解工農矛盾的解釋方式。然而，現今台灣學術圈對於環境問題的討論，無論是立基於國家社會的環境運動論述，還是相對於國家的地方環境管理或是風險論述，亦或是嘗試回歸社區的報導人觀點與民族誌觀察，基本上都是以「工業、污染與居民」的三



工廠污水的排放 / 李威宜 攝

角關係來構思問題，此種認識觀點的確可以讓我們充分理解污染與人的社會關係，但是卻無法捕捉污染與非人的社會關係之空白。因此，我們認為可以採用環境人類學的文化變遷與生態系統的區域視角，針對工業地方的汙染路徑及其文化理解，進行追蹤。

污染的地方路徑，有其社會關係與文化意義的複雜性，能夠突破目前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的二分，它包括了農工矛盾下的工業污染物與有毒農作物、工農矛盾的受害者（土地）及其依附者（農民）、控管水資源的水利會與農業專家、控管污染物的環保署與環境工程社群、控管工業區與工廠的經濟部工業局，他們全部都是處在農工之間，作為一個後殖民社會農工文化重組的地方行動者。事實上，工業局、環保署在工農社會的

1. 胡台麗，1986 臺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特質及其經濟文化基礎。刊於臺灣社會與文變遷，瞿海源、章英華主編，頁209-23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1-54頁。1992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3期。



寶特瓶回收瓶磚 / 李威宜 攝

行動，是一個長期佈署的過程。環保署已不再是一個位處於台北都會的機構，它是跟隨著污染物的社會路徑被捲入地方路徑，成為工農社會之間的關鍵行動者。工業局當然也是在地方行動三十多年，成為地方社會的重要行動者，而不是外來者。我們更不能迴避地方行動者也是在同一時期進入國家體制和工農之間的處境，諸如水利會、農會、工業區廠商聯誼會等組織，都是動態地在各地方不同位置進行工農矛盾的因應與社會重組的調度。

以「污染的地方路徑」的非人視角來認識政治社會的能動性，我們將能充分認識工農社會的重組局勢與地方行動的意義。這就回到人類學的研究，如何以民族誌的方式，深入瞭解位處工農

之間的行動者，對於污染的地方路徑文化理解：哪些是可用的，哪些是要廢棄的？在每個關鍵事件和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理解資源，又如何理解污染？他們又如何在社會生產關係的條件下，建構資源與污物之間的關係？此種從污染到資源的追蹤，可以捕捉工農之間作為一種社會型態的地方屬性。其可能回答的，不僅是農業生產體系與工業生產體系在地方連結社會關係的矛盾與重組，還能討論農業思維與工業思維對於資源與廢物是否能夠/如何能夠循環處置的永續問題，這是我們從環境人類學生態體系角度嘗試研究工農之間問題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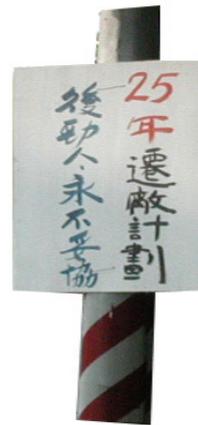
工農協作的環境運動

呂欣怡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副教授

2012年初秋，恰好有個機會與後勁民眾一同參觀中油高雄煉油廠。代表廠方接待的李經理，細膩地向我們說明廠區內生產設備與工安設施，代表遷廠自救會的黃叔與王大哥，則邊走邊回述廠區自戰後至今的地景變化。與先前幾次我參與過的圍廠抗議現場相較，這一次廠區之旅少了常見的劍拔弩張，全程氛圍和氣而良善。行程尾聲大伙兒回到中油工關室，由雙邊代表致詞做最後總結，黃叔強調，遷廠運動不只為了改善社區環境，也是幫忙中油員工，因為煉油廠設備老舊，投入再多的維修人力與經費也難以全面改善（果然，從那次參訪到撰文此時還不到一年期間，煉油廠又發生了兩次嚴重的工安事件），戴著佛珠手鍊的李經理則以感性語調說，高廠在後勁父老多年來的敦促之下，污染整治技術進步很多。李經理出生於農家，在臺灣石化業快速成長的1970年代進入中油，預計兩年後也就是高廠遷廠那年退休，親身見證了台灣石化工業由初生到輝煌、再由盛轉衰的生命週期。他喟嘆，「人為了自己的私慾製造了很多不好的東西」，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負了下一代子孫，「我們這一代所做的事，對下一代要有交待」。

過往對於草根自發的反污染運動，通常是以農業與工業衝突的架構來理解，將污染視為工業對農業的侵害，以「受苦的農漁民」意象來描繪受災社區。但無可諱言的事實是，工業部門除了製造污染也創造就業機會，身處第一線直接面對



後勁加油 / 呂欣怡 攝

生產成品與風險的工廠工人，如何在環境品質與工業生計之間權衡取捨，卻是環境運動文獻較少觸及的議題。黃叔與王哥長年承作煉油廠內各種建設工程，對於門禁森嚴的廠區空間瞭若指掌，廿多年前的激烈抗爭他們不便出面，但私下提供了許多重要資訊，包括廠區內部的管線配置、工場位置、廢氣與廢水來源等等，讓抗爭民眾可以依據駁斥中油提出的專家說法。現在他們不再是石化業勞工，靠著上一代遺留的田產與下一代的奉養，尚有餘裕可以站上檯面帶領遷廠運動。他們兩人的工作史與抗爭位置的變化，反映了戰後數十年來後勁這個位於城鄉交界的都會邊緣社區所經歷的工農返復。

後勁聚落位於後勁溪沖積平原，原本是北高雄重要的農業區，1936年日本政府興建海軍第六燃料廠而大量徵收農地，有些後勁居民進入燃料廠學習電銲、鐵工等技術，成為戰後初期第一批的在地技術人員。二戰結束，燃料廠由經濟部接收，1947年高雄煉油廠復工，之後逐漸擴建，不過直至1950年代末期，煉油廠與後勁社區之間似乎相安無事，廠區內尚有稻田米廓，也沒有嚴格限制附近農民進出。1960年代開始台灣積極發展石化業，至1970年代中期為止，一個以高廠為龍頭的區域石化產業鏈已然成形，不但改變了北高雄的地景，也影響當時年輕世代的職業生涯。雖然教育落差阻礙了高廠周邊居民通過中油員工甄試的機率，不過下游工廠、包商、以及周邊產業



我家門前有燃燒塔 / 呂欣怡 攝

(如餐飲、裁縫、剪髮等服務業)，仍提供了眾多額外的就業機會。

在少數幾位任職中油的後勁居民中，阿輝是最為健談的受訪者，他年近60，父母親務農，自幼就得幫忙農務協助父親為人犁田，1970年代初期家中農地被徵收，阿輝退伍之後先在楠梓加工區上班，因公司倒閉只好回到後勁開農具行，賣菜籽、農具、農藥肥料等等，但務農人口急遽減少農具行無法維持營運，只得在1976年參加甄試取得中油員工資格，分派到輕油裂解廠擔任操作員。他放棄了環境較佳的員工宿舍，與父母同住在後勁老家，這是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旁邊有小空地用來種菜。阿輝的工作經歷相當能代表與他相似年紀、同樣身為石化業勞工的後勁男性居民，他們父母輩都相當重視農事，擁有農地「很會種田」的人就能得到聲譽，然而家中田地自日

治到1970年代中期陸續被徵收，年輕世代因而必須到工業部門求職。但又因家中父長仍舊偏好農事，有餘錢的就會設法購地繼續耕作，因此阿輝他們即使結婚也多半與父母同住，工作之餘必須協助農務。到了現在，上一輩大多已逝，田地也多半因土地價格上揚而賣掉或改建，但阿輝這一世代有許多人喜歡在家屋附近種菜或養盆栽，甚或到山區購置農地做為休閒農業之用。從這些個人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由農轉工並非單線的進化過程，也非生計型態的全盤替代，而是迂迴互滲的返復漸進，體現在家庭生計來源的發散，以及交疊於聚落空間中的農工地景。像與煉油廠只有一牆之隔的後勁，燃燒塔林立的天際背景下夾雜著農田菜園、花圃果樹、以及南台灣相當知名的盆栽園，錯落於密集家屋及鐵皮搭建的小型工廠之間。



村民大會 / 呂欣怡 攝

談到工業污染，阿輝坦承高廠以前並不重視環保，廢油與廢水隨意排放，他的觀點與李經理一致，稱許「反五輕也算是有貢獻」，逼迫廠方大量投資各種污染整治設施。不過阿輝過去很少參加對抗中油的圍堵與遊行，一方面立場尷尬，另一方面更實際的問題是，他經常得在夜間或週末值班，無法參加抗議活動。表面上看起來，反石化污染的群眾與就職石化廠的勞工似乎利益抵觸，但他們有共同的成長經驗，共同看著童年戲水的後勁溪逐漸轉變成讓人迴避的嚴重污染河川，「幾歲開始不能再去後勁溪放牛、游泳」，是用來估算家園受害年月的俗民量表。這種源自農業生活，與周圍工業地景脫節的環境記憶，成為聯結工人與反污染工業抗爭者的情感基礎，於是就像王哥、黃叔一樣，阿輝透過朋友情誼，支持站在第一線的抗爭群眾。

工廠勞工在高風險的環境中進行體力勞動，通常因為職業選項與收入程度所限而難以遷離工廠鄰近的低價地段，換言之，工人是工業轉嫁環境與健康成本的首要受害者。對抗掠奪資本的反污染抗爭，必須結合為資本利潤積累而犧牲健康的工人，從後勁廿多年環境抗爭中的工農協作，我們看到，停止工業污染與維護就業機會，絕不是二擇一的零和遊戲；結合爭取勞動權益的工運與改善居住品質的環運團體，共同發展出更具階級包容性的環境正義論述，不但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

工農之間的價值重組：

從農民工談生產技術與主體形塑

方怡潔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前言

在中國的戶口制度下，「農民工」一詞代表著目前大部分中國工廠裡工人的雙重主體性：他們的職業是工人，但身份卻是農人。為求經濟發展的最大化，政策上，他們被鼓勵到城市將勞動力商品化，但同時不被鼓勵到城市中安家落戶。因此他們雖然是工人，卻不享有城市「公民」所賦予的種種福利，而必須將大部分的社會再生產（如結婚、生子、教育、醫療、退休），移回農村裡進行(Pun, Lu et al. 2009; Pun, Chan et al. 2010; Pun and Lu 2010)。

一些學者主張，生產模式會決定一個社會的社會關係與價值體系，一些民族誌研究也證實了中國農村與城市中工業生產模式上產生的價值體系與社會關係並不一致。農民工因為循環式的移民型態，切換在兩種價值體系與社會關係中。其所經歷與推動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過程，也因此「具中國特色」。

讓農民工如候鳥般恆常往覆移動，一方面來自整體發展的經濟性考量，另一方面則牽涉到特定現代化概念下理想主體形塑的社會工程。本文原本是一篇會議論文，試圖透過民族誌的研究來釐清恆常工農之間的往覆移動，如何模塑當代中國農村青年的價值觀、生命策略以及社會關係，以並此管窺具中國特色的發展。另一方面，則試圖從中國深圳青年農民工經驗工農之間的案例，來重新檢視生產技術與主體塑造間的關係，以及技術

如何被階序化並相嵌在社會中。但如今改寫在人類學視界發表，篇幅大為縮短，因此在此，我將只會把焦點放在農民、技術以及價值，如何因為對現代化的想像不同而有了劇烈的翻轉之上。

社會主義脈絡下的理想主體

在社會主義時期，農民與工人，是中國現代化想像中的理想主體。大規模的內部移民，被用來作為一種工具，透過強大的國家力量，藉著移動(deplacement)將年輕人打造成理想主體。

1968年到1975年，上山下鄉運動正在進行，每年大約有150萬青年下鄉，目的是要他們跟貧下中農學習。對於美國學者伯恩斯坦而言，知青下鄉最值得注意的革命性特點在於「它與帶有發展中國家共同特徵的思想觀念、期望和要求背道而馳」(Bernstein 1993 [1977]: 3)，是「一個非凡的發展」，因為其「力求讓城裡人轉變成農民，並深刻地改變其價值觀」(ibid: 9)。

對共產黨而言，要培養人們無產階級意識，就是要讓人們參與到普通的生產勞動當中。因此當時的報紙指出「參加農業勞動是…革命的知識青年所應走的一條重要道路。…農村是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運動的一個主要中心。」(Bernstein 1993 [1977]: 65)。透過上山下鄉的大規模移民，這些青年再一次的社會化，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烏托邦裡的社會主義新人，在其中「城鄉、工農、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被減到最小」(ibid: 88)。



農民工藉年假回家結婚 / 方怡潔 攝

慾望、消費、品味與夢想

在後毛時期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理想主體不再透過「階級」來界定，而被「素質」來取代。在素質的論述下，農民的地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轉，此時他們不再是「向貧下中農學習」的口號中，做為城市青年榜樣的主體，相對的，農民一變成為素質低落、亟需要快速改造的、拖累整體現代化城市化腳步的主體(Jacka 1997; Pun 1999; Gaetano and Jacka 2004; Pun 2005; Jacka 2006)。

在這樣的脈絡下，農村青年為了建構受尊敬的認同，即使附近有鄉鎮企業，往往仍選擇不遠千里到沿海城市裡打工。到另外的城市打工是一個見世面—接觸現代化中國——的機會，也

是他們一個達成與父母不一樣的「另類成年」(alternative adulthood)的契機。

現代中國的形象、消費的慾望以及理想的（白領）主體，對於年輕農民而言，與他們在農村的日常生活距離遙遠。但其影響力卻不容忽視，透過大眾媒體，如電視、盜版電影，這些已經成為農村青年對未來生活的重要想像。而把這種想像更有力的帶入農村的，則是經由外出打工的鄰居與親友所帶回來的故事、物件、金錢、衣著打扮以及訊息。這些打工回鄉的農民工，帶回來品味的重塑與奢侈品的消費，某種程度的，加速在家農民對金錢的渴望。

透過金錢交易來的品牌與品味，似乎可以為農民換來一種新的認同。農村裡的生活，本來可



工廠食堂 / 方怡潔 攝

以幾乎不用錢，現在，對品牌與品味的講究，加速人們（農民）對金錢的渴望。

「沒那個條件」：工廠裡的農民生活

帶著夢想來到工廠，青年農民經歷到的卻是異化疏離與原子化的過程，也就是前人文獻所提到的：與家人分離、與來路不明的陌生人相遇，與人合作減到最低，像機器一樣重複著機械式的動作(Thompson 1967; Carrier 1992; Mollona 2009)。他們身處的環境沒有持久的社會關係、充滿詐騙與不信任，必須想辦法自求多福、無合法長期居留身份的處境。工業區裡農民工有時候會說「沒那個條件啊」來概括他們的無奈。

受限於戶口制度（使在城市務工的農民無法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與工廠環境（異化疏離）(Solinger 1999; Knight and Song 2005; Zhang 2010)，讓農民工即使離開農村，仍對對家鄉高度依賴。他們從家鄉得到相對穩定的社會關係、一些生存所需的社會安全支援（如無法再為市場所用時，可以回家養病、生產、養老等等），這讓他們無法在真正意義上離開農村。

這讓農民工必須在兩地周轉，同時滿足兩地（城市與農村）對恰當的(proper)主體的要求。另外，在工廠裡的社會網絡與生存策略，也很大程度的要仰賴既有的親屬關係，或是透過農村常見的禮物交換來締結互相信任的社會關係，架空對其不利的規則與法律。這些都造成工人主體在發展的同時，農民主體的持續。

新生代農民工的「雙重過渡」

在2010年富士康跳樓事件後，農民工群體內部的分歧性終於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並喚起新一波對「新生代農民工」生命樣態、想法、動機與打工的模式報導與研究。有些學者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徵是無現實感、挫折忍受度低、不願意接受髒累苦險的工作，鄉土觀念淡薄，只想享受好東西，嚮往光鮮亮麗的城市生活(Chen 2010; Gao 2010)。而賦予這些說法合理性的證據，主要來自於他們是八零後、九零後的一代，是一胎化政策下，備受寵愛的獨生子女。

但實際上，新生代農民工遠不是被寵壞的孩子，他們除了得應付工廠裡異化疏離的處境外，還經歷著「雙重過渡」(possess a double social being)與「雙重個體化」的過程。當他們處於生命階段的過渡期（從童年到青年過渡到成年），同時也承擔著在農村與城市間往覆移動的「多地性」(multilocality)所帶來的挑戰。



訪鄉的農民工與親友 / 方怡潔 攝

參考書目

- Bernstein, T. P. (1993[1977]).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rrier, J. G. (1992). "Emerging alienation in production: A Maussian history." *Man, New Series* 27(3): 539-558.
- Chen, R. (2010). "The sociological reflection on suicide events of "after 80s, after 90s "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 start with Foxconn series suicide events." *The Journal of Youth Research* 6: 79-85.
- Gaetano, A. M. and T. Jacka (2004). *On the Move: Women and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ao, R. (2010). "Focusing on the issue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Rural Economy* 12: 9-12.
- Jacka, T. (1997).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ka, T. (2006).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rmonk, N.Y.; London, M.E. Sharpe.
- Knight, J. and L. Song (2005). *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llona, M. (2009). General introduction *Industrial Work and Life: An Anthropological Reader*. M. Mollona, G. D. Neve and J. Parry. London, Berg Publishers: ix-xi.
- Pun, N. (1999). "Becoming Dag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Journal*(42): 1-18.
- Pun, N.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un, N., C. K. C. Chan, et al. (2010). "The Role of the State, Labour Policy and Migrant Workers' Struggles in Globalized China." *Global Labour Journal* 1(1): 132-151.
- Pun, N. and H. Lu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36(5): 493-519.
- Pun, N., H. Lu, et al. (2009). "The Peasant-turned Workers: Their Incomplete Proletariatization." *Open Times* 6: 5-35.
- Solinger, D.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56-97.
- Zhang, H. (2010). "The Hukou system's constraints on migrant workers' job mo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1): 51-64.

文化與商業利益的雙人卡波耶拉：

當阿美族野菜文化遇到工業化農業生產模式

李宣萱

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博士後研究員暨厚德書院導師
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博士

因緣際會下，筆者參與了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張瑋琦副教授對花蓮地區的野菜產業化研究。所謂的野菜，指的即是野地裡自然生長而非工業化大量生產的食用植物。在台灣，最擅長食用野菜的族群，是世居於東台灣花東平原的阿美族（Amis），他們能辨識食用的野菜超過200種。2000年起，花蓮發展觀光，原住民風味餐廳的異族風情受到觀光客喜愛而陸續開張，不論經營者是不是阿美族，菜單裡總少不了野菜。然而，由於野菜獨特的風味，使得觀光客僅止於「嚐鮮」，這樣的景況維持大約十年，都一直未發展到量產的規模。

然而，2010年起有了一些改變：花蓮農改場自2009年起開始進行「原住民野菜」品種改良及推廣種植；某些在地的農場開始大面積種植野菜；地方農會及大型通路商（超市）開始建構野菜行銷體系；政府部門開始訂定「原住民族野菜產業輔導」計畫；這些改變隱然揭示一股「野菜產業化」的趨勢正在形成。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或許會認為「野菜產業化」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但由於野菜是一種「文化的食物」，因此我們有必要考慮科技和產業介入對文化可能帶來哪些影響。

我們在野菜產業化的田野工作中，發現阿美

族的野菜文化與產業化的商業利益之間，顯然已經出現了既攻擊又互相合作的雛形。這讓筆者聯想到一種稱為卡波耶拉（Capoeira）的獨特舞蹈。卡波耶拉是由16世紀時巴西的非裔移民發展出來的一種介於藝術與武術間的舞蹈，通常以兩人一組伴隨音樂節奏起舞，動作中結合了大量側空翻、迴旋踢、倒立等腿部武術動作。雙人卡波耶拉要表現得好，必須具有互相攻擊的格鬥招式，又需要適當迴避與互相配合。這種既攻擊又合作的模式，成就了雙人卡波耶拉的



花蓮某餐廳「野菜」作為特色的野菜拼盤 / 李宣萱 攝

獨特藝術性。

在花蓮的野菜產業中，到底是如何既攻擊又互相合作呢？這得談及該產業化過程中兩個主要的知識體系：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工業化農業知識體系。

原住民知識體系：由原住民所建構。在野菜定義上訴諸一種文化上的傳承關係或共同生活的記憶。例如：以「爸爸媽媽教的」來定義何謂野菜。將原住民種（或採）野菜的實踐，詮釋為支持文化與生態永續的行為。對於野菜的品種採取「原生種」的根源性質，具有將「植物的種源」、「使用者的血緣」和「地理空間」連結的關係。而對於生產的技術則抱持著對自然的最低度干預。因為所謂的「野菜」就是「不用特地去種，它自己會長出來」。

工業化農業知識體系：來自農業改良場、政府部門及規模化的有機農場，對於野菜的研究、生產及推廣皆以商業目的為主，對野菜的產業化具有推手的角色。該體系建構以健康、自然、無毒、醫療保健效果為意象（image）的野菜新價值（另一方面，則出現了「只要符合此價值且非主流市場日常食用蔬菜即為野菜」的現象，忽略該「野菜」的品種、來源地與文化定義）；強調技術知識與商業市場邏輯的整合，以農改技術將野菜帶入量化生產；以大眾行銷網絡追求產值；出現資本與勞動的族群階層化現象：大面積生產野菜需要較高的資本及密集的勞力成本，農場主人多為強勢族群，原住民在產季被雇來當臨時工



花蓮農改場對野菜進行田間試作。其中包括自非洲引進具有保健效果的赤道櫻草，也以「野菜」之名在花蓮地區推廣 / 李宣萱攝

。傳統農業生產社群對作物品種的知識則來自於種植生產、生活食用等實際經驗，也來自於世代傳承的相關知識。這些知識通常與品種息息相關，具有品種特異性及地區性。但是在現今農業工業化的生產模式下，品種改良的知識從生產社群轉移至品種改良研究社群（如農改場、農業試驗所）。對生物研究社群而言，品種的特異性只存在於基因等生物特性之中，不具備地區生產知識或文化屬性上的差異。生物學的發展使得植物相關知識得以跨越地區。這樣的特性使得農業知識一旦進入生物相關的研究領域中，其知識流動與轉移將比在生產社群中更無疆域性，也更無須考慮文化疆界，而變成可以只著重其工業化生產利益。

在野菜產業化過程中，我們觀察到，農改場



農改場推廣野菜種植，尋找花蓮在地農場合作種植。此圖為某漢族農場的赤道櫻草種植區 / 李宣萱 攝

並不真的在意野菜作物本身的文化意義，只著重其經濟效益，文化意義乃是為經濟利益服務。這種對於野菜知識上的態度，無疑是對原住民野菜文化及其傳承的知識體系的否定與攻擊。

在知識疆域層次，我們看到的是知識體系間的對立與衝突。原住民的知識體系面臨了工業化農業知識體系的攻擊，論述能力較弱的原住民農業工作者被收編入其階級分工中。而論述能力較強的原住民農民為避免被邊緣化，則採鞏固野菜認同疆域的方式（強調野菜的文化意義、在地原生種）回擊。然而，有趣的是野菜認同疆域之爭不單純是族群身份認同的宣稱，原漢雙方都努力避免在商業競爭中被邊緣化，因此雙方都不排拒商業操作策略的應用。原住民借工業化農業知識體系的商業邏輯、保健知識與大眾行銷系統，增

強其對外的市場競爭力；漢族一方面攻擊原住民的「本真性」的論述，另一方面又採借原住民的飲食文化為特色，以擴大其於在地的生存空間。

知識性質上的差異使得不同社群在彼此遭逢時，在生物品種與生產技術知識層次上呈現出衝突、交流與互融現象；然而知識疆域的衝突與互融並非涇渭分明，而是隨著商業利益與族群認同的互動消長

，時而衝突時而互融。不論是否為原住民，在野菜價值的詮釋上都努力跳出族群的疆域，跨域吸納對方的保健知識，以便更彈性地回應消費市場的需求。

在野菜產業化的過程中，阿美族的野菜文化與產業化的商業利益之間，能否發展出真正雙贏模式有待觀察。我們期待野菜產業有機會跳出一支美麗的雙人卡波耶拉。

農工之間：工程師思維與都市新農業

蕭禕涵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這天當我踏進CSA¹農場裡，前幾天請阿美族工人用竹子搭製成具有原住民風味的公共空間時，準備進行例行農事參與觀察與體驗的我，注意到一個不尋常之處。吸引我注意力的不是新增加的場地佈置或是農具，而是牆上黑板上面殘留下來的筆記。我能夠辨認出，草寫的字跡，正是大學數論課程裡才會出現的費馬定理公式： $x^n + y^n = z^n$

這真是讓我大吃一驚——『到底數學公式跟種菜種田、到底有什麼關係？』，或者我應該修正我的提問，『一個網路工程師教社區大學的婆婆媽媽們種田，為什麼要扯到科學公式呢？』。沒錯，這邊黑板剛寫過；那邊工業研究院網路工程師出身的農場的主持人們，結束講解，正領著新竹社區大學的學員們在田畝裡巡禮，準備彎腰動土呢。

一則實驗室科學、一則土地親身實踐種地；這樣看似突兀卻並置的概念，卻在新竹都市邊緣的新農業（new agrarian）實踐裡運作了起來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工程師們習以為常的思維，到底是怎麼轉譯到社會實踐裡去的？

2012/07 田野筆記

從新竹市轉進高架橋下小路，不消五分鐘，車行就從科學園區來到了都市之中的鄉村。這裡是百里都市原住民聚落。「都市中的鄉村」，意味著環境地景與都市的空間有著明顯的差異，比起象徵現代性與發展文明的高科技城市與晶圓廠房，這裡的的自然景觀與地貌更像是前現代的農村。這裡的生活風格似乎也與整個新竹都市截然不同，從工地下班的勞工們，身穿著佈滿塵土的工班制服，在室外的空間圍成一桌，從飲食到身體姿態，他們的身形語言所表達之習慣體力勞動的生活型態，迥異的族群身分與居住地景，與整

座新竹都市在台灣象徵的科學園區火車頭角色、白領為主的地區特色有所差別，也遞迴地賦與了百里聚落的邊緣特質。

百里聚落因其位處都市土地開發法規使用外的河岸保留區域，保存接近於前現代、未發展的自然環境，提供施展原鄉及族群文化的農藝漁獵可能，成了包容島內原住民移工的友善場所。但也因為族群少數的移工入住於此，再證了百里聚落的邊緣位置；連帶著吸引了不同的城市底層人們來到此地尋找他們生活。另一方面，這樣在都市裡形同珍稀異獸的前現代式的農業環境空

1. 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中文譯作社區支持型農業。

2. 百里聚落，是筆者採取的化名。



竹製工寮內外背坐的聚落居民和工程師 / 蕭禕涵 攝

間，同時吸引了欲嘗試新農業實踐的都市工程師進入，要在這邊推行永續農業的社群協力農場（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對於這群出身於工業研究院的工程師來說，這個都市原住民視之為友善庇護所的居地、河岸邊的自然環境，正是「城鄉交界」所在。

工程師們將城鄉放置在線性發展的兩端，認為此地是提供習慣現代化工業生活人們，練習友善環境永續的空間的好選擇，甚至，還要能夠扶助都市邊緣弱勢的發展。很快地，工程師們以一種科技工程業慣有的明快效率風格，在2011年底承租下百里聚落民家旁的七分土地，在丈量、土質化學成分檢測後，要以友善、無毒、融合適切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農法，搭配工研院作為技術與資源集結的機構所能夠提供的各式技術資源，準備籌措一座友善農場的誕生。這座農場在計畫主持人的眼中，意味著複製實現的可能，最後讓「小型的CSA農場成為環繞都市的一串綠色珍珠」。

對於選擇在城鄉交界的都市環帶進行農業耕作嘗試，工程師的想法是這樣的，工程師援用了「駭客倫理」來說明行動的理性。根據大駭客 Eric Steven Raymond 寫的駭客入門指出，駭客精神必須是「社群」、「共享的文化」、技術專家、以及「網絡的魔法師」；強調效率、樂趣、並且應為了目的而排除競爭的立場。工程師們樂在其中，並且意欲打造更適合的生活願景，因此選擇了過去為人所遺忘之處的「城鄉交界」都市邊緣地帶，要以地方包圍中央，進行綠色農業的飲食革命復興。

雖然我也不能夠否認，在扣除這些來自駭客倫理、科學知識教育所支撐的實踐動力外，其實也有相當個人生命情感層面的需求。也就是為了尋覓一個更好的中年退休生活願景、溫習過往青少年時期農鄉的生活記憶。但是，新科技知識的

3. http://catb.org/~esr/faqs/hacker-howto.html#what_is

習得、以及職業類型，都已經使得當代的都市新農業實踐，在意義上與過去有所轉換。不再是養生糊口的耕作，而是一種帶有生活風格品味、環境知識自律的行動。而工程師們思鄉返土的個人情感之所以萌生，也是可以放在台灣戰後發展，由農轉工的背景中來理解，農鄉的情感結構深刻地刻劃在這一輩人身上；時至今日，因為全球高科技代工生產鏈的移轉，台灣已失去90年代的優勢，人們往前望不見來時路的榮景，往日的農鄉圖像成為實踐的方向。

讓我們整理一下工程師們在目前為止的討論所呈現出來的形象：科學知識從原理到口語， modeling 了工程師們理解視界的方式——他們能夠彈性挪用過去求學經歷中習得的科學知識語彙來描繪現象，加以引申進行變革世界⁴——他們不跟你說馬克思、左派、新自由主義，但是可以用費馬定律來教導婆婆媽媽們都市種田的原理；也自述以駭客倫理來當作具有社會環境正義意義的實踐準則。他們熟稔實驗測量，廣納前人具有科學信賴基礎所書寫的手冊，來調整種植的方式；卻不那麼輕易接受不同居民來自部落種植經驗的意見。他們也有點浪漫、想要底層藍領和園區白領在未來都能有更好的生活；並在種植的過程中，詳實地記錄生產新的操作手冊、定義都市農場的原型（prototype）。在實作上，工程師們追求效率、可反覆操作的精準信賴度；在社群上，他們所想像的人際網絡與其他參與者，則是彈性、具有相

4. 工程師自稱工程師有三種：coder, hacker, architect. 第一者是為了工作而活，第二種是為了個人興趣，第三者願意打造更舒適的人類未來。本計劃的工程師們是以hacker的精神來建造人群未來的。



聚落中凝視的婦女，鐵皮屋的牆是記事本 / 蕭禕涵 攝



農忙結束，路燈下工作人員聊天 / 蕭禕涵 攝

似的思維、充滿創造力而愛智的，一如駭客。

當居住在這個聚落的居民，因為過去曾經從事的工業農業、部落農業經驗，不足以解釋所見的現象，而缺席在工程師的田畝所運用的樸門友善農法田畝時。工程師們其實也因為類似的狀況——過去生命史學習的知識、遷移的經驗所形塑的社群概念，真空於解釋他們所面對的居民境況。兩邊人群起初的相逢，多少是有點彼此不知其所以然的，而多所磨合。直到工程師觸碰到，原住民工班經濟關係與社會階層關係疊合的文化階序，才使得動員成為可能。

這些被粗略區分成「農」與「工」的人們，在後現代工業都市中，因為都市邊緣的新農業被捲動相逢。過往他們同處一座城市而依然陌路，計畫執行的初期似乎也有點兒溝通不良，但可喜的是，即使操著不同的語彙，因為此「社群支持型農業」，開啟了一扇對話與理解的窗。

補貼式農政的歷史基礎

劉志偉*、董建宏**、李鑫聰***

*財團法人台北糧食協進會執行長

**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程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秘書長

曾幾何時，農業議題突然夯了起來，社會各界開始積極關注農業生產、生活與生態價值。諸多關於農業的討論，漸漸染上鄉愁式的浪漫情懷：農業被定位是「價值型」的產業，農產品內所蘊含的「誠意」、「在地性」才是至高無上的判準；農村被描述為與都市截然不同的世外桃源。「發展」一詞彷彿是萬惡淵藪的髒字眼；農民則被刻畫成以「道德經濟」為圭臬，生性純樸、與世無爭、被受壓迫的同質性群體。

當然，台灣的農業並沒有想像中美好，各界對台灣農業一方面抱持正面肯定態度的同時，另一方面則懷著滿滿的悵然同情，深為所謂的「以農養工」政策與盤商、盤商、行口、菜蟲的剝削而憤怒。然而，與小農經濟伴生的結構性問題卻未被正視與討論。也因台灣小農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從未被正視，造成有心人士可以利用社會各界的鄉愁與道德愧咎，縱容國家對鄉村地區進行許多錯誤的投資，卻並未能積極改變農村的困境與農業發展的衰退。且進一步在鄉村地區催生了專業的「計畫寫手」，仰賴公部門的各項農村社區發展計畫謀生，並讓地方派系藉由這些錯誤的投資，持續對於農村的控制與剝削！

攤開行政院農委會100年度的預算，不難發現台灣的農政早已被各類補貼所綁架。971.38億的預算，其中用於各類補貼的金額就高達843.5億元，比例達86.8%，而扣除農業補貼後所剩下的127.88億，還得先用來支付人事費用與各單位的

固定開銷（別忘記，台灣農政體系的編制非常龐大）。換句話說，真正能用在攸關農業發展的各類研發、改良工作的經費，所剩不多。

100年度預算	971.38 億
補貼項目共計 843.5 億元	
老農津貼	511.4 億
轉作休耕補貼	111.7 億
農業低利貸款利息補貼	48.8 億
稻穀保價收購	47.9 億
肥料補貼	27.9 億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18.5 億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11.3 億
其他各項補助	66.0 億

表1：農委會100年度預算配置 / 劉志偉 製表

不得不指出的是，台灣的農政會落到如此境地，導因於1970年代初期農業政策的變革。日本殖民時期，台灣農地的長期分配就處於零碎化的趨勢。戰後初期國府推動土地改革，則導致以小農經營為主的農業經濟結構又更為穩固。當時農復會土地組組長湯惠蓀即指出，「臺灣土地分割，已形細碎」；在全台耕地總面積已無拓展空間的限制下，如何讓零碎的土地整併、以利農業經營，「亦係一嚴重課題」。

小農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雖早已被點出，但在生產低落的年代，透過勞力的密集投入和農業生產技術的改善，農業生產力即能迅速提高，小農

經濟的問題也就間接消弭。因此，「增產」成為1950、60年代台灣農業政策的核心目標。但1960年代晚期，隨著台灣設立加工出口區、推動出口導向政策，都市工業部門急速成長，農業、工業部門收入差距拉大。與此同時，先前透過勞力投入與技術改良所推動的農業經濟成長模式已面臨瓶頸，農業經濟成長逐漸趨緩、停滯。此外，日本因民眾飲食習慣改變、米食消費量下降，台米出口市場因此萎縮，而台蕉則因品質與價格不敵南美洲與菲律賓等競爭對手，出口量更是一落千丈。推動農業生產結構轉型、提高農家收入，遂成1960年代末期各界關注、辯論的焦點。

當時各界均認知，小農經濟問題已是非改不可。惟有穩健發展的農業，才能提高農民所得、吸引農業人才的持續投入，進而繁榮農村。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代末期的時空氛圍有利於結構性改革的進行。農地的投機性格尚未出現，許多農民亟欲放棄耕作、轉向工業部門，農地經營開始粗放，複種指數急速下降。李國鼎即建議，可加強工業部門吸納農業部門勞動力的力道，適度減少農業人力，進而達到擴大個別農場經營規模的效果；而包括王作榮等人開始倡議「第二次土地改革」，提出「大佃農小地主」政策建議，呼籲政府在不牽動農地所有權的原則下，促成農地經營權的移轉。

改善小農經濟結構，雖是社會共識。但直接處理結構性問題，卻可能會出現難以預期的政治與社會效應。1972年9月蔣經國宣布〈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隔年政府成立「糧食平準基金」，開始實施稻米保價收購制度。40多年後重新審視這項政策，可以明顯發現，當時政府刻意避



戰後的土地改革政策（1949-1953）強化了台灣農地分配零碎化的趨勢，導致小農經濟結構更為鞏固 / 農委會歷史資料庫

開農業的結構性問題，改採短線操作，藉由降低農民負擔（取消田賦與肥料換穀），與價格貼補的方式，達到提高農民收入的效果。此外，政府同時投入大量資源進入農村公共設施領域，以改善農村生活環境。簡單來說，在原先小農經濟結構並未被觸碰的狀況下，農業出現問題，政府卻採取鴛鴦式的手段，改從農村、農民著手。

1970年代初期的農政變革，一方面深刻影響日後台灣農政的走向，另一方面則讓台灣農業問題愈加惡化棘手。補貼猶如會讓人上癮的嗎啡，日後碰觸到農業困境時，政府越來越習慣透過補貼的方式解決問題。

1979年農復會改組為「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主持成立典禮時即表示，應積極推動〈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隔年政府又推出〈全面推動基層建設方案〉。隨著貿易經濟自由化的浪潮自1980年代席捲全球，台灣的農業市場大門逐漸被迫開啟。然而面對越來越多國外農產品的競爭，農政單位卻無



米糖出口過去曾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主力 / 農委會歷史資料庫

力提昇台灣農產品的對外競爭力。台灣農業逐漸轉變為，開放特定農產品進口後，該項產品的國內生產者就可能面臨全盤皆輸的困境。於是乎，政府只能不斷加強農業補貼的幅度。荒謬的是，農政單位居然擺出受害者的姿態，配合呼應「為發展工業，農業不得不犧牲」的論調，以爭取補貼預算。當國外的農產部隊進軍台灣時，農政單位未能提高台灣農業大軍的戰力，反而在野戰醫院上下功夫。1980年代台灣開辦農民保險，同時提出「富麗農村」計畫，90年代起則開始發放老農年金。前農委會主委余玉賢甚至於1990年提出「農業零成長」的政策口號，表示「農產品之總供給量不增加，可避免生產過剩之壓力」，同時將發展「生態農業」和「休閒農業」。

由於小農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未能妥善處理、農業競爭力難以提昇的狀況下，農政單位只好轉而強調農業的文化與生態面向，前農委會主委孫明賢於1995年即表示：「面對國際經濟秩序重整的挑戰及國內經濟結構的轉型，農業除持續其穩定國計民生與維護社會安定的功能，對於文化傳承，生活方式及生態保育等方面之功能，亦日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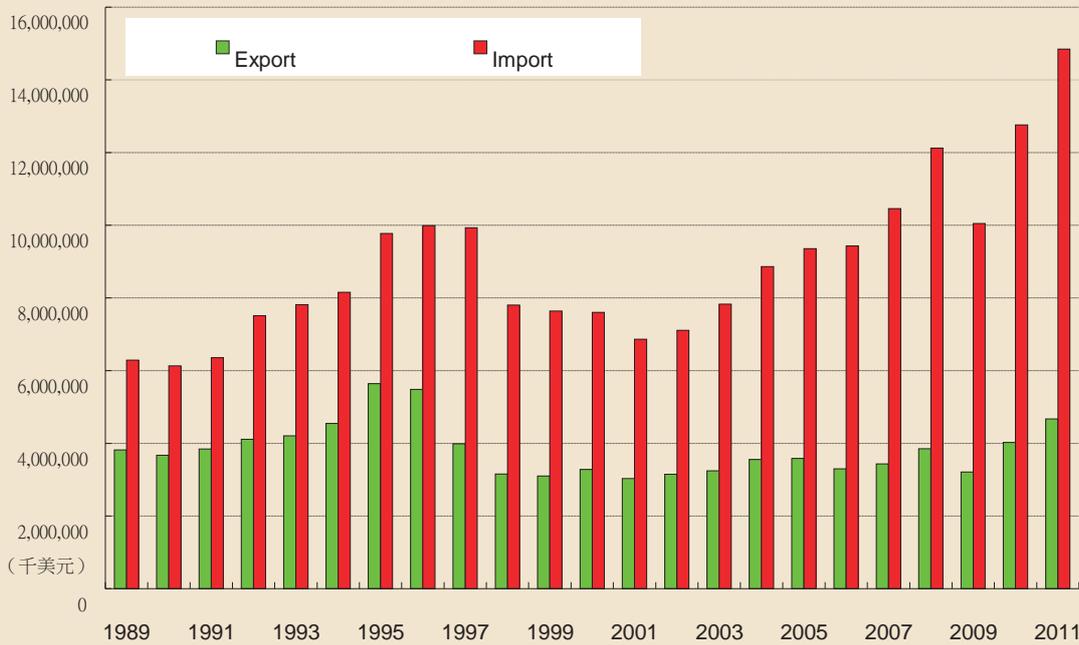
突顯」。這段話無異於宣布，政府對國際競爭採取舉白旗、完全棄守的態度。而農委會可說是台灣最早鼓吹農業的各種非生產與非經濟功能和價值的始作俑者，而農委會的宣傳品在當時即開始鋪陳台灣農村、農民人情風土的美好意象。

然而，近幾十年來全球農業的進步越來越仰賴技術與資本的投入，小農受限於經營規模，難以進行各種技術與設備升級。以養雞業為例，台灣雞農普遍使用的仍是30多年前規格的老設備，疫病的防制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台灣因此仍為雞瘟疫區，雞肉無法出口至非疫區國家；同樣的，小雞農多不願投資洗選蛋設備，導致台灣洗選蛋的推廣率只有30%左右（韓國達85%）。「散蛋」成為台灣消費市場的主流（特別是早餐店、便當店和糕餅業者），而這些未經清洗消毒的雞蛋則充斥沙門氏桿菌污染問題，嚴重影響食品安全。

農產的效率與技術未能提昇、農產品的品質未能升級，致使三、四十年來台灣農業的發展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當其他國家紛紛抓住自由化契機，大力擴展農產外銷時，20年來台灣的農業



台灣民間大部分早餐店與餐飲店多使用「散蛋」，沙門氏桿菌污染情況極為嚴重 / 劉志偉 攝



台灣農業進出口總值，1989-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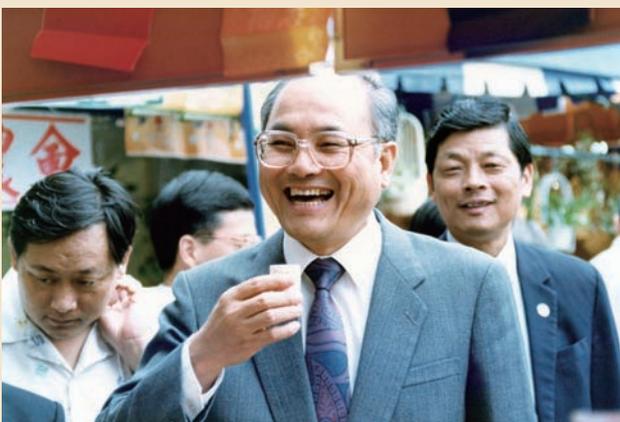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台灣農業年報》歷年份

面對進口農產品的不斷衝擊，已對補貼上癮的農政單位也就繼續以補貼解決問題。然而，當農政單位習慣透過補貼解決問題後，就不再積極思考農業結構轉型的可能性（反正早宣告棄守）。另一方面，為爭取農民選票，選舉政治又進一步綁架了農政變革的可能性。雙方雖互相埋怨，但也共享此種惡性結構所衍生的利益。因此，近十多年來政府又大手筆持續推出「社區總體營造」和

「農村再生」計畫，公糧收購價格與老農年金亦持續加碼。社會大眾農政單位與媒體持續營造小農質樸善良悲苦的形象，納稅義務人用於農業補貼的稅金則越燒越兇。

總的來說，現今台灣農業所面臨各項問題，於極大的程度上，導因於1970年代初農業政策的轉變。蔣經國放棄了改革農業結構的機會，改採速效手段，希望立竿見影，但這也將台灣的農業政策帶入補貼的歷史路徑。

台灣自1980年代開始面對自由化競爭，但由於農業問題未獲徹底解決，台灣農業因此落入一路皆敗的困境。與此同時，政府又繼續加強補貼的力度，造成惡性循環。補貼式的農業政策，也就愈加惡化，難以翻轉。



余玉賢提出「農業零成長」口號，無異標誌出台灣農業經濟難以向外競爭的特徵。
／農委會歷史資料庫

有機，是生機還是玄機？漫談有機農業與農藥殘留

陳玠廷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博士候選人

最近臺灣社會的飲食環境很不平靜，除了「毒澱粉」、「順丁烯二酸」事件致使人心惶惶外，近期在消基會所公布的檢測報告中又出現有機農產品標示不清、農藥殘留的憾事。有機農業，是一種對於現代農業型態高度仰賴農業機械、化學肥料、化學農藥與基因科技的反省，具有透過農業生產行為的改變來達到永續發展的初始意涵。本文旨在簡述有機農業在臺灣的發展現況，及其與當代科技的互動情形。

就政策討論而言，臺灣有機農業發展的歷程比之國外相對短暫。自1986年開始受到農政部門的關注，在發展二十餘年後，開始成為一類強調健康、安全、無毒的消費趨勢。為了在法規上有更健全的規範，農委會於2007年制訂、公布「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作業要點」等新制。從此以後，有機農業在實踐層面或許仍存在許多不同的理念，但在法令的規範下開始有了一個一致性的指涉：通過有機驗證且貼有驗證標章的農產品¹。在「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中將有機農產品明訂為：在國內生產、加工及分裝等過程，符合中央主



行政部門推動有機生活 / 陳玠廷 攝

管機關訂定之有機規範，並經依本法規定驗證或進口經審查合格之農產品（第3條）。並於該法中訂定販售規範及相關罰則²。在這些規範下，有機農產品與有機驗證標章所傳遞的內涵逐漸被化約為完全沒有農藥殘留的潔淨產品。

然而，在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所制訂《食品法典》³中，在關於有機農產品的介紹中便開宗明義指出：「有機生產系統乃基於特定且嚴格的生產標準，目的在於達到能夠維繫在社會、生態與

1. 有關臺灣有機農業發展，可見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臺灣有機農業發展大事記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5938>

2. 詳細條文內容，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三條、第二十七條。

3. CAC. (2012). 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Labelling and Market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 Rom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經濟等面向永續發展之理想合宜的農業生態系統 (aptimal agroecosystems)。」並表示：「有機農業操作並無法確保產品完全沒有來自普遍環境污染下所致之農藥殘留，然而有機農業的耕作方式能使來自空氣、土壤、水的污染減到最低。」循此標準，有機生產過程並無法為最終的檢驗結果所體現，意即吾人難以將有機生產者在生產過程完全不使用化學農藥，與最終檢驗報告呈現完全沒有農藥殘留的結果，這兩件事完全劃上等號。就經驗來說，臺灣耕作環境地狹人稠、農地零碎，因此部分有機小農常因無法克服現實條件的限制而導致如《食品法典》所述的污染情事。後文，擬就另一類農藥殘留事件的往例進一步討論之。

2004年2月消基會於一般生鮮超市及連鎖有機專賣店進行採樣、檢測市售有機蔬菜農藥殘留，並以〈有機蔬菜 有假！〉為名發表報告。整起事件在媒體報導披露後，引發了社會大眾對有機農產品認定上的恐慌，而當中被檢驗出含有「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殘留的兩家生產青江菜的業者，因產品下架、喪失有機農戶資格等損失，於是對消基會提出告訴並要求賠償損失。雙方在歷經五年的纏訟過程後和解，該兩生產者最終得到平反。

在聯合報2010年1月27日「踢爆假有機…消基會與農戶和解」的報導中，先前遭消基會披露有農藥殘留的農民經長時間蒐證證實了清白，該



鋪稻稈防除雜草的有機菜園 / 陳玠廷 攝

篇報導描述道：「五年前被消基會指為『假有機』的大福優質有機蔬果及旺來有機農產品，歷經多年訴訟，昨天與消基會達成和解，消基會並認為衛生署公布多年的比色法⁶，未加註檢測可能產生『偽陽性』，造成這起事件『雙輸』，呼籲衛生署修補檢驗方法。衛生署藥物食品管理局表示，早年公告的比色法備註不是那麼清楚，所以會透過輔導、教育訓練課程，告知檢驗機構，並在九十二年公告高效液相層析法，一旦比色法檢驗呈陽性，須以高效液相層析法再確認，避免偽陽性。比色法是早期的檢驗方式，去年已公告廢止。」在前文討論中，「不使用農藥」是有機農業生產過程不可逾越的根本原則，因此消基會認定了「在耕作過程中不曾使用農藥」應當就不存在「農藥殘留」的問題。因此就本事件而言，透過「比色法」科學檢驗下若呈現陽性反應，該檢體便可能被判定為疑似有農藥殘留的產品。然而除

4. 為一種廣效性使用的殺菌劑。

5. 依據該年的食品衛生標準，一般蔬果二硫代胺基甲酸鹽的容許量為4.00ppm，而上述兩被檢驗出殘留的青江菜，其二硫代胺基甲酸鹽的殘留量分別為0.59ppm及0.74ppm。

6. 比色法(colorimetry)是通過比較或測量待測物跟試劑反應後，試劑顏色的變化深度，用以確定待測物質某項化學元素含量的方法，在有機農業驗證中，常被用來檢驗農產品是否有硫化物的殘留。



農夫市集中，生產者與消費者可直接互動 / 陳玠廷 攝



臺灣有機農產品標章

了違規使用農藥外，現實狀況下仍存在諸多影響因素會導致該受檢產品呈現陽性反應。

無獨有偶地，在2004年消基會公布〈有機蔬菜 有假！〉的抽檢報告後，農委會農糧署亦大規模針對有機商店與田間抽樣200件有機農產品。在29件有農藥殘留的作物中，有18件同科的蔬菜亦被檢測出含「二硫代胺基甲酸鹽」的殘留反應。而後，在驗證單位（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農委會與藥毒所共同努力下，發現十字花科的蔬菜（如：芥蘭、高麗菜、大白菜、青江菜等）由於植體內含有一種名為硫醣的硫化物，若透過比色法檢驗會有干擾檢驗偽陽性出現的疑慮。而後，藥毒所透過「高效液相層析法」重新檢測未通過「二硫代胺基甲酸鹽」殘留反應的

7. 比色法的檢驗是將檢體加鹽酸溶解後，檢測是否含有二硫化碳。然而十字花科植物自體所產生硫醣的硫及有機物，在與鹽酸溶解的過程中便會產生二硫化碳，故將對檢驗的正確性造成干擾。

18件農產品，最終釐清硫醣確實會影響比色法的檢驗結果。

無可厚非，有機驗證制度的確有其存在之必要，目的在於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間難以直接取得信任關係時的替代方案。然而透由前文案例的討論，我們也必須承認它所能呈現的訊息相當有限且脆弱，這是在制度層面值得繼續透過更多討論、激盪而後改善的地方。另一方面，倘若吾人對於有機農產品的審視標準僅著眼於與個人健康相關的檢驗結果，則有忽略有機農業之所以被發展的深層價值之疑慮。意即，我們將無法進一步反省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民的生產行為是不是有助於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我們也可能無視，在制度、產銷機制上是否對相對弱勢的小農付出更多的關懷。這樣的發展，就算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完全沒有農藥殘留，恐怕也失去了有機農業的發展初衷吧！

食物作為媒介

林怡潔

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與東亞區域研究碩士
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每週六早上八點，興大有機農夫市集一開市，早吸引了民眾前來採購、抬槓或參加活動，農夫市集推出的市集收攤後的「共食」與各種社會公益活動心得，也成為臉書上面人氣轉載的消息來源。消費者和農夫市集成員共同努力建立了社群，讓我們看到在市場自由主義之外，仍有蔚藍美麗的天空高掛一輪彩虹。

就像其他本期作者所指出的，我們或該打破「工業」vs「農業」的二元價值觀，我嘗試將食物做為一種「媒介」來思考建立公民社會，我們不能再仰賴大眾媒體和立法院或網路解決問題，而是人人都能做為不同程度的公民記者，為自己關心的議題發聲，為永續的環境、土地和社會盡一份力量。

當主婦聯盟遇到農夫市集又會迸出甚麼樣的火花？在今年五月十八日，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分會和興大農夫市集共同舉辦了綠食育Party，透過與民眾分享共食的方式，分享正確的飲食觀。截至七月我寫這份稿子時，立法院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仍在等著三讀，但「食物安全」並非修法就能一勞永逸，而是必須落實在生活的飲食教育中。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案件反映了「眼見不一定為憑」，我們的飲食教育，是否能以飲食為媒介，幫助我們找回人和土地的真實連結？

以香港為鑑，香港在九七回歸後，從追求房地產帶動經濟的粗糙「中環思維」，得到的卻

是經濟與文化失落的十年，以及境內無農地，米食必須完全仰賴進口，香港人欣羨台灣擁有豐富美味的米食文化。在大農經濟為主的美國，因為城鄉收入不均，以及農業出口政策，有一位紐約Culinary Institute的老師，就告訴我她因為住在離紐約一小時的郊區，當地生產的有機蔬菜供應紐約市區，她們只能吃智利運送來的蔬菜，既不低碳，但因為城鄉收入不均，她也非常無奈批判了這種現況。埃及因為耕地面積只有百分之三，糧食仰賴進口，因此原物料上漲成了民眾不滿、政權不停交替的主因之一，因此糧食主權不可不重視。

確實，在碧威爾森耙梳歷史後，我們得以了解歐美社會的經驗，政府干預越高、罰則越重，食品卻不一定越安全。戰後在追求大量消費刺激經濟成長的價值主導政策下，商業行銷廣告中將「科學」、「技術」、「速率」、「保健」變成了行銷的話語，但越來越多的食品添加物卻不保證吃得更健康和有營養。中興大學的董時叡教授與朝陽科技大學的蔡嫦娟教授，以及許多已經投入食農教育的許多教育人士(台南後壁的菁寮國小教師、苗栗的通霄國小、台中的黎明國小、國光國小、台中國小等)早有此先見之明。公部門關心食物的人也越來越多了，校園午餐革命在各地發聲：包括新竹市清華大學校園伙食團、彰化縣溪州鄉公所在地食材實驗、花蓮東華大學、台南市食育教材及校園午餐自治條例等。私部門中，媒體人離開主流媒體，開設「新聞上下游市集」，也扮演了推動台灣公民社會中討論食農議題的重要角色，它既是獨立網路媒體，也同時銷售



2012年12月作者參與觀察台中南屯楓樹里居民，抗議市府和建商欲填平舊南屯溪開發重劃區建築大樓出售，並可能影響烏日、南屯等地排水。舊南屯溪沿岸有居民捐出農地作為教育預定地，並經國立科博館考古開挖發現牛馬頭文化遺址，經居民爭取後，目前已獲文化部認定劃定成為文化資產保留區 / 林怡潔 攝

安心產品的角色，今年新聞上下游市集更計畫要在台中美術館餐廳街一帶開設實體店面和供應低碳的輕食。台中還有一間魚麗人文共同廚房，致力於保存傳統菜譜與發揚健康飲食，並放置社區報等藝文資訊。

國內人類學界目前已有余舜德、洪伯邑、陳玉箴等進行從感官出發有關飲食，中興大學也正發展茶文化相關的學程，未來國內將建立茶葉鑑定士制度，可望創造茶葉的文創經濟。發展健全的飲食教育與相關研究，可為我國的文化觀光奠立良好基礎。密西根州有些獨立音樂家如Joe Reilly，則創作和當地食物有關的歌曲，教導小學生食農教育，可見食農教育是可以和文化創意結合。就像許多「創新傳播」的研究都來自於農

業推廣一樣，我夢想著未來台灣的餐廳也可以成為另類的傳播管道，例如可以和農夫市集聯合舉辦「農民開講」、讓生產者和消費者面對面，而有機農場的綠色旅遊也能提供民眾學習農業知識，重新找回人和土地連結。個別小農可以聯合起來一起提供旅遊行程(沈瑜庭，2013)，因此食品安全與農業問題不在於小農生產的結構，而是改變追求最大利潤和經濟成長率的文化價值觀，鼓勵小農耕作，擴大本土、健康及正義的食物來源。公民社會的基礎在於要有足夠的公共空間，餐廳、咖啡廳也能夠成為傳播新知的媒體。

今年六月時我聽主婦聯盟台中分會聽總會陳儒璋先生分享他對校園午餐問題的想法，他提到從關心社區的國小營養午餐開始，並隨手從附近

的忠孝國小網路上擷取菜單與大家分享，赫然出現以下令人吒舌的組合：

102年4月3日：義大利麵+麥克雞塊+玉米濃湯+蒜香大陸妹+奇異果

「麥克雞塊」明顯有為某速食店打廣告的嫌疑，何況市售雞塊裡面成分有一半都不是雞肉，而是一堆食品添加物；玉米濃湯使用的勾芡玉米澱粉是否是基改的產品？「大陸妹」青菜明明有個本名叫「萵苣」，為何要使用這個帶有歧視女性的字眼？市面上奇異果多進口，一點都不符合「低碳飲食」的精神。陳儒瑋以菜單舉例，學生對於校園午餐的反應是：太油、太鹹、菜涼，組合奇怪(有的學校出現珍珠奶茶配義大利麵)，而油炸品、加工品、飼料級基改黃豆等，也都成為學生健康的隱憂。

並非沒有相關法律管理，而民間團體也努力進行法制的監督，例如學校衛生法第23條建立校園營養師專聘制度，讓專業營養師進駐校園，照護學童飲食健康，並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主婦聯盟推動制定國民營養法，也有立法委員想要推動類似日本的飲食教育基本法，但陳儒瑋提到，要教小孩「認證」及教廚師「認證」，似乎無法釜底抽薪解決問題。他覺得最終我們自己要關心自己吃甚麼，培養這項能力要比任何政策還來得重要。除了培養學生的味覺教育，民眾也要多去了解，並且告訴其他不知道的人。透過大家的力量，一起改變社會。

另一位退休伯伯以自己擔任公部門和軍隊的經驗，對於校園午餐供應食材的「合理招標」作



農夫市集與主婦聯盟合辦綠食育Party，透過活潑生動的講座、共食活動和生態導覽，邀請民眾認識綠色飲食「吃當地、食當季」
／主婦聯盟台中分會 提供

業，他建議如公共工程有採購委員會制度，在成立時要由公部門合格營養、食品安全技師、廚師等做為評審委員，如果食材不合格，下次可以換掉，主婦聯盟等民間團體也可參與作為評審委員之一。」這樣的做法其實很類似加拿大多倫多市已有的食物政策委員會，藉由在地的民間參與監督，真正發揮影響力。

參考資料：

1. 碧威爾森著，周繼嵐譯(民102)。美味詐欺：黑心食品三百年。台北：遠足文化。
2. 沈瑜庭(民102)。有機農場經營者發展體驗式綠色旅遊態度之研究。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3. 新聞上下游市集<http://www.newsmarket.com.tw>
4. Yi-Chieh Lin (林怡潔) (2013). Rice as Culture Heritage in Taiwan. In Sidney Cheung, (ed.) Foodways and Heritag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Hong Kong: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an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BN 9789627213734)

易受傷的加工食品與日常交換的消失

李宜澤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助理教授

停留在四十五度切面上的菌絲群

白色牆壁兩邊的書架上，排滿歷屆發酵實驗室的畢業論文。從台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初就有這棟建築物，最早是理農學部農業化學科，由馬場為二教授主持；當時就已經在玉蜀黍中分離出可以進行丙酮和丁醇的醋酸菌。國民政府接手之後成為農業化學系，與中興大學農學部，台灣糖業蔗糖研究所為戰後三大農業化學的研究中心。現在主持的李坤達老師，已經是發酵實驗室的第三代主持人。進入國立大學時期，從第一代主持人蘇遠志老師開發把味精從糖蜜中提煉出來，到第二代主持人潘子明老師的紅麴抗老化研究，到現

在李坤達老師進行的菌類多醣體研究，台大的發酵實驗室一直走在應用研究方面的前端。研究室裡最經典的收藏不是實驗器材或者研究成果，而是從發酵實驗室建造之初以來，所有學生的研究論文。論文研究題材的轉變標示了台灣發酵研究從學界走向工業技轉的過程。早期在帝大理農學部時候進行的酵母糊精發酵以及丙酮丁醇的溶劑發酵生產，為日本殖民政府在戰爭時期發揮農業化學的軍事行動推增效益。

台灣發酵食品科學戰後以發展食品工業為主要應用，除了蘇遠志教授在東京大學留學期間，發現從葡萄糖原料中分離出來的麩胺酸菌，可以利用糖蜜來製作味精之外，還有台糖公司製

造食用和飼料用的酵母。年紀大約與我相當的讀者，小時候可能都有吃過台糖賣的「健素糖」。1956年台糖在新營設立第一家酵母工廠之後，食品和水產飼料類別酵母成為生產大宗。另一方面，酒類，食用醋和醬油的製作由來已久，農業化學加工在這方面的協助，是以形成釀造規模的擴大，以及加速生產為協助。但也開始出現以產品化學結構，或者是食用者口感作為原物替代的生產模式，生產所謂的化學醬油：亦即以黃豆直接經過鹽酸處理，



台大農業化學系發酵研究室裡保存的研究菌株 / 李宜澤 攝

加熱後分解為胺基酸，以快速形成醬油香味的效果。傳統釀造時間可能需要四到六個月，但以這種酸水解法只需要七到十天，速度的差距不可比擬。然而因為味道不如傳統發酵釀造醬油，因此多半用於醃漬果菜用的醬料而非拌用醬油。現在的發酵工業更進展到，以製作抗生素和各種工業酵素為內涵，甚至包括近年非常流行的機能性健康食品；加工食品的生產已經和工業模式密不可分。在這些豐功偉業的背後，許多實驗過的材料其實仍然默默地停留在某個時空裡，等待某個發揮的機會。在台大發酵研究室的櫃子一角，有幾個試管架，裡面還有許多以鋁箔紙封住的試管，管中裝著已經泛黃而不透明的培養基並且全部以四十五度傾斜維持角度。詢問之後，才知道原來這些都是早期由實驗室在食品原料，曾經針對特別的發酵機制，或者食品原料（如蛋白，鳳梨，糖蜜廢膠，豆粕）製造類別分離出來的菌種。為了讓菌種有最好的生長效果，特別以傾斜四十五度角的方式放置試管，以求得到最大的空氣接觸面與生成效益。這些細菌的時光，停留在那個被篩選出來的時刻。試管裡的世界，與外面技術的變動世界，成為對比。

和這些實驗室裡的複製世界相比，另一個發酵產業的世界也已不同的方式變動了。以台灣中部某家味噌製造公司的轉變為例，公司現在以有



以傳統倉儲改建的味噌觀光工廠大樓 / 李宜澤 攝

機味噌和醃漬食品走向為主，另外輔以觀光化的味噌體驗工廠。家族事業從爺爺開始，日治時代是碾米場起家，開始為日本政府收購米糧，因為有米糧存貨以及現金流因此決定開始做手工味噌。早期做味噌，溫度控制沒有電子化設備，是以竹簍麴床放上麻布，以麻布的開闔比例，竹簍間的木棍墊高比例，以及竹簍對通風口的角度來調節溫度。看起來雖然簡陋，重要的是隨時記錄，在發酵的米餅上插溫度計。初酵時需要維持在28度C左右；等到混入大豆之後可以選擇提高溫度到四十度。根據現在公司的經營者許先生回憶，



傳統味噌生產時使用的木板麴床 / 李宜澤 攝



舊式的味噌發酵桶，工廠中的原物已經發霉丟棄，在觀光工廠中展示的為日本購回大小相同者 / 李宜澤 攝

日治時代是叔公在管理溫度控制這個需要長期在旁守候的任務。因為需要徹夜計算並且觀察溫度的變化，叔公不願意麻煩家人開門，常常自己翻牆進來。現代麴床使用不鏽鋼材質，並且在底下以涼風和熱氣加溫的方式來控制溫度。這種因為任務而出現的人情故事就慢慢消失了。

傳統的麴箱有個特別的儲存餵養處，要使用時由老師傅直接從裡面取出來。以小量的發酵桶做味噌，分為九斤，十五斤，和二十五斤。以前的麴床需要人工在上面不斷翻攪（攪動並不用切碎，所以現在的機器也做成攪拌模式）。工人大概會做到晚上十點左右才離開，會供餐。翻過後的麴放在小的麴床上，大概一片豆腐板大小，以六塊一邊一疊的方式堆疊，靜置發酵約三天，之後再和蒸煮過的黃豆做混合。做味噌的米需要的是舊米。而且發酵味道最好的是以前所種植的蓬萊米，因為該品種容易在蒸煮前碎裂，便於平均分配發酵（所以為了取得舊米數量還跟農糧署收購儲備米，公司領有糧商牌照）。現在的稻米種植以口感為主，而且品種變動大，對於味噌處理的品質控制不易配合。目前使用的米是苗栗的山水米，黃豆有三個來源，兩種美國直接進口的有機，非基改，另外一種黃豆是以製作沙拉油的進口廠商慣行用豆來使用。早期做味噌主要銷售傳統市場的雜貨店。傳統釀造產業的營業範圍主要就是以當日保存期限為主，所以在台中清水的這家製造公司從新竹到嘉義一帶都有傳統市場的合作銷售點；再遠也不適合派送。這些配銷雜貨店一方面是產品的銷售端，同時也是顧客意見的回收站。有任何口味上的問題或者運送時出的毛病，雜貨店是第一線的情報收集和交換處。在第一

代味噌店老闆的時期，實際上是親自以機車運送到主要的販售地點，直接與顧客互動並且收集可能需要改變的口味。使用原料的轉變造成這種交換鏈斷裂的現象之一。以前可以從傳統市場收購瓠瓜，小黃瓜，大白菜來做醃漬品，但是現在大部分製造公司搬移到海外或者中國生產之後，本地農作物的消耗量就減少；以致於醃漬瓜果沒有鮮品之外的量可使用，必須要倚靠進口醃漬物（衍生食品安全問題的環節）。另一方面因為沒有

人在本地做罐頭，原本醃漬使用的天然海鹽幾乎不再被使用，使得製作純有機的醃漬得要特別跟七股鹽田訂貨。當其他的釀造廠開始走大量製造以及超市通路的時候，這家釀造廠並沒有立即轉向，雖然失去了在八零年代左右進入大規模消費市場的時機。但是正因如此，後來在轉型進入有機製造生產的時候，反而能夠維持傳統的小規模，針對製造流程和原料做控管。



舊式的太子樓是味噌生產同業中最完整的一型 / 李宜澤 攝



新式的味噌發酵槽，改為塑膠容器填裝減少發霉機會，卻容易誤判所需溫度 / 李宜澤 攝

易受傷的加工口味，以及日常交換的消失

傳統發酵食品製作方式的轉變，造成兩個最重要的問題，其一是因為看不見加工食品生產過程而產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或者我們也可以看成是消費者因為加工食品過程的不明而易於受到傷害。另一方面，則是日常交換形式的消失：包括材料的交換，人情的交換，以及評價規模的交換。食物的意義在特定程度上，就是在交換的過程中尋找意義，並且以個人的

信用減低易受傷的風險。這兩個層次的影響讓我聯想到兩個相關的反思觀點。其一是在「分享收穫一種好菜過好生活」一書裡，第二章關於「CSA（社區支持型農業）與全球超級市場」的部份開頭就寫道：「因為你們的父母不再自行醃製蕃茄，未來的美國將遍布無數個由州際公路所連結的購物中心。」這是蓋理森·凱勒（Garrison Kellor）在「牧場家良伴」（Prairie Home Company）廣播電視劇裡所說的現代化歷史背景。看來很不相關的事件嗎？其實不然，如果在美國生活過的人都看過那些半夜在州際公路奔

馳的大卡車，以及廿四小時不打烊的超級大市場（大多如好市多Costco一般大），是如何與家庭基本食材準備的外部化息息相關。然而在外外部化加工過程的程序中，口味的變動，添加物的把關，食材的種類與份量，都已經不再受到消費者自身所掌握。台灣這方面稍可比擬的正是便利超商的無限量增生。原來不曾出現的口味（你從小就會在早上吃關東煮加泡麵嗎？現在有些人會），不曾出現的食品內容物（結蘭膠，阿拉伯膠，乳化劑，蓬鬆劑，修飾澱粉），甚至原來不曾出現的假食品以及有毒添加物：三聚氰胺（假蛋白），塑化劑（飲料起雲劑），順丁烯二酸（毒澱粉）等等，如果沒有便利商店以及飲料外食店的快速推進，哪裡能夠快速形成全面性的威脅？然而這樣易使人受傷的內容物，卻也是現代生活中口感與方便換來的部分。無怪乎Julie Guthman在這期Cultural Anthropology的田野筆記專欄「食物」中，要讀者先重新思考，「什麼是食物」這個問題，並且回想在營養和口味兩個因素的夾擊下，現代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飲食？（請參考網頁 <http://www.culanth.org/fieldsights/367-food-provocation>）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交換的信任關係在面對面時刻中褪去。我聯想到的例子，是每次觀賞無米樂都會注意到的片段：片中主角崑濱伯反省自己的眼睛為何中年出現無

法醫治的疾患？他思量許久之後認為一定是年少的時候賣花生給人，沒有把沙篩乾淨就賣出去，偷斤減兩，才造成現在後來的眼疾問題。在食物生產與消費的關係中，大量製造與加工過程與消費終端的距離，已經看不到這樣在食物生產中負責任的「易受傷觀察者」（vulnerable observer）。取而代之的是與消費者沒有面對面關係的「無感加工者」。這些加工者也許根本未曾考量，所添加的材料到底對食用者有什麼影響，而是直接以「師傅所傳授的秘方」，或者「過去也使用過的方式」來操作。相對於食品加工關係的不安全，早期的小販，直接生產農作物的農人，從面對關係中因為互動而有的信用交換，對於食品安全的保證效益當然存在。不過更令人思考的是，崑濱伯這樣的生產者會把自身的遭遇和對陌生交易者間的關係，以道德論述連結起來，為何在現代社會的自我認定裡消失了？這個問題不容易在這裡直接回答，但是我認為這和台灣社會經歷以農養工，並且把農地轉變成工業用地，消除了最根本的生產工具與生產者的連帶，有深切關連。從農業生產轉變到商業販賣，所涉入的不只是資本的操作和轉移，還包括身體感回饋的差異，以及日常交換關係的失去。





小結

發酵技術的轉變，是台灣從農業原料之食品生產轉變藥品工業的技術網絡中，以改變發酵技術的密集程度，達到規模改變以及產品精緻性提升的關鍵技術。街廓的發酵工坊已經被大型連鎖便利商店取代，而化學添加物對天然發酵機制的替代，也使農產品原料的供給斷裂。脫離自然原料的製作規模限制之後，社會的基礎建設隨之改變，生產者也不再受到面對面交換關係的束縛。然而出現了食品工業的安全問題，其中包括化學物質的替代以及原料多樣性的大幅縮減。傳統的「藥食同源」觀念，是否能在當代的發酵工業技術下，仍然得到認可？發酵製程特殊擴大化之後的工廠模式，如何改變農鄉城鎮原有的發酵工坊景象？這些還有待對於已經從農業社會走向「生化工業社會」的台灣，進行產業轉變的社會分析。

這樣的轉變，也許可以用發酵技術上的「李比西最低因子原理」（Liebig's Law of Minimum）來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當發酵過程的營養環境中缺少某個因子時，產量即受到此因子制約，而且產量隨著這個因子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對於作為小型生態系的發

酵環境而言，影響發酵的菌種不只一種，許多時候真菌和細菌會互相影響，同時也會互相抑制。比如釀酒的時候，酒精酵母無法只依靠糖分就生存，必須要配合水份和其他酵母的合作。大部分的生物技術教科書雖然是技術的傳遞工具，卻過於著重在發酵過程中的「成分」（component）而忽略「環境」（environment）在實際運作上的重要性（Scott and Sullivan 2008）。這個效益如同農業轉換為工業的過程，雖然農產加工或者生物技術可能是具有較高價值的「發酵成品」，但是過多的發酵後端產品在生產生態中，會如同酵母的過度增長一樣使得生長環境造成環境壓力而減低效益。一般的思維就是增加更多「養分」，使得資金和技術更為密集；但是在實際的生產上，如何搭配農業工坊與生產端，以使生產初級原料與加工原料成為在地的循環，不致於使發酵生產環境對酵母不利？同時如何回復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交換關係，才能夠使整體的生產環境不會被商業環境的單一酵素所破壞？生產的環境觀點，也許可以從生物技術的模型中，另類地重新思考。

參考文獻

Scott, Robert and William Sullivan 2008. "Ecology of Fermented Food," *Human Ecology Review*, 15(1): 25-31
伊莉莎白·韓德森 (Henderson, Elizabeth), 2011《種好菜，過好生活！社區協力農業完全指導手冊》，〈第二章「社區協力農業與全球超級市場」〉。台北，商周出版社。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2013年會暨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 議程

10/12 (六)

08:30	報到					
(教室號碼)	B08	B09	115	106	119	122
9:00-10:30	<p>In and out of realities：人類學田野的想像與實境</p> <p>籌組人：郭佩宜 主持人：林秀幸 發表人：郭佩宜 林秀幸 方怡潔 趙恩潔</p>	<p>服飾會</p> <p>籌組人：何兆華 主持人：何兆華 評論人：高雅寧 發表人：蔡瑜惠 尤昱涵 蔡涵羽 高智賢</p>	<p>台灣當前青年勞動與就業問題</p> <p>籌組人：李妍潔 主持人：呂欣怡 評論人：林文蘭 發表人：涂曉蝶 陳秉暉、陳宗延 林柏儀 劉侑學</p>	<p>中國西南研究視野中的湘西：凌純聲、芮逸夫苗族調查80年的回顧與展望</p> <p>籌組人：趙樹岡 主持人：楊庭碩 評論人：吳啟訥 發表人：羅康隆 吳合顯 張振興</p>	<p>日久他鄉變故鄉？移民與當地社會的關係和互動</p> <p>主持人：許維德 發表人：高瑋毅 廖明中 許維德</p>	
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2:20	<p>臺灣原住民的追求與角力：我們的想、你們的想、他們的想，到底？！</p> <p>籌組人：林頌恩、吳明季 主持人：Pisuy Silan (比怨依·西浪) 評論人：蔡政良 發表人：吳明季 陳美齡 林頌恩 吳宜瑾 Pisuy Silan (比怨依·西浪)</p>	<p>民族誌書寫與跨文化比較</p> <p>籌組人：容邵武、呂欣怡 主持人：司黛蕊 評論人：林徐達 發表人：容邵武 司黛蕊 林徐達 呂欣怡</p>	<p>「人類學與人文科普專書」圓桌論壇</p> <p>籌組人：黃樹民 主持人：黃樹民 發表人：黃樹民 胡台麗 劉紹華 阿 潑</p>	<p>台灣研究生勞動處境初探</p> <p>籌組人：黃慈婉 主持人：戴伯芬 評論人：陳尚志 發表人：林凱衡 曾 翔 張道琪 林奕志</p>	<p>圍限空間下的「被」凝視</p> <p>籌組人：朱怡樺 主持人：蔡志偉 評論人：賴淑娟 發表人：胡滌生 吳慧馨 朱怡樺 林嗣龍 吳宗泰</p>	
12:30-13:50	會員大會 (階梯教室 B08)					

(教室號碼)	B08	B09	115	106	119	122
14:00-15:30	<p>田野可以不憂鬱？人類學新議題的田野挑戰與對策</p> <p>籌組人：宋世祥 主持人：王舒俐 評論人：呂欣怡 發表人：宋世祥 陳建源 賴芷儀 王舒俐</p>	<p>「身體感的理論探索」(I)</p> <p>籌組人：余舜德 主持人：余舜德 發表人：余舜德 林淑蓉 顏學誠 趙綺芳</p>	<p>翻譯人類學論壇：從隱喻到實踐、從理論到經驗，談文化如何被翻譯？</p> <p>籌組人：方怡潔 主持人：張 珣 發表人：徐雨村 邱炫元 黃克先 黃恩霖、方怡潔</p>	<p>食物、親屬與認同</p> <p>籌組人：劉正元、林曜同 主持人：劉正元 評論人：林曜同 發表人：劉正元 林曜同 王美青</p>	<p>客家地方社會的儀式、文本與認同</p> <p>主持人：林子晴 發表人：魏文彬 林子晴 李林進旺</p>	<p>參與觀光產業，面對觀光產業</p> <p>主持人：羅素玫 發表人：陳巧昕 魏弘宜 何亞凡</p>
15:30-15:50	Coffee break					
15:50-17:20	<p>多點田野比較：流動的族群與治病（和解）儀式</p> <p>籌組人：劉璧榛、胡台麗 主持人：胡台麗 評論人：胡台麗 發表人：劉璧榛 簡文敏 謝依萍 梁志輝 巴奈·母路</p>	<p>「身體感的理論探索」(II)</p> <p>籌組人：余舜德 主持人：鍾蔚文 發表人：丁 亮 蔡璧名 鍾蔚文 蔡怡佳、王鏡玲</p>	<p>變遷中的性別與越界：新世紀主體性的嶄新組裝</p> <p>籌組人：趙恩潔 主持人：趙恩潔 評論人：司黛蕊 呂欣怡 發表人：洪瓊芳 許華孚、林晏民 邱炫元</p>	<p>微弱之聲？媒體與社會參與</p> <p>籌組人：蔡政良 主持人：蔡政良 評論人：吳明季 發表人：劉華丹 卡造·飛燕 (章俊博) Namoh Nofu</p>	<p>伸出你的舌頭來—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的歷程</p> <p>籌組人：黃季平 主持人：黃季平 評論人：浦忠勇 發表人：李台元 陳誼誠 伊萬納威</p>	<p>物、展演傳統與博物館</p> <p>主持人：童元昭 發表人：謝博剛 廖志輝 江明珊 童元昭</p>

10/13 (日)

08:30	報到					
(教室號碼)	B08	B09	115	106	119	122
9:00-10:30	田野中家園、社群與地方的邊緣與冒現(I) 籌組人：陳紹雍、莊雅仲 主持人：莊雅仲 評論人：李翹宏、莊雅仲 發表人：吳美玉、陳柏帆、陳敏萱、嚴勳業	全球與地方的遺產連結(I)：城市尺度 籌組人：李威宜 主持人：陳國偉 評論人：陳國偉 發表人：潘怡潔、梁瑟晏、簡嘉慧、簡詩純	公民生態學：情緒論述，支持社群，與環境變遷中的行動取向 籌組人：李宜澤 主持人：李宜澤 評論人：趙思潔 發表人：胡正恆、蔡晏霖、李宜澤、王茹涵 (Zoe Wang)、洪馨蘭	東台灣原住民族區域研究：族群系統與社會文化之多元特性 籌組人：陳文玲 主持人：陳文玲 評論人：陳其南 發表人：陳文玲、蔡維庭、陳雯琳、楊珮琪、陳韋辰	田野就在你身邊：考古田野、資料與研究 籌組人：邱鴻霖、李匡悌 主持人：臧振華 評論人：陳有貝、何傳坤 發表人：李匡悌、李作婷、盧泰康、邱鴻霖、李志文	
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2:20	田野中家園、社群與地方的邊緣與冒現(II) 籌組人：陳紹雍、莊雅仲 主持人：莊雅仲 評論人：李翹宏、莊雅仲 發表人：林威廷、莊景宇、葉明政、劉亮佑	全球與地方的遺產連結(II)：區域尺度 籌組人：李威宜 主持人：陳其南 評論人： 共同討論互評 發表人：呂玫鏗、古明君、張珣、李威宜	族群和國族認同的形塑與崩解：族群雜誌、祭祀組織、朗朗與王力宏 籌組人：許芳瑜 主持人：許維德 評論人：王甫昌 發表人：鍾志正、邱美玲、許芳瑜、陳婉容	杜鵑窩內/外 主持人：郭展榮 發表人：許崇銘、黃玉君、郭展榮	性別與情感結構 主持人：魏明毅 發表人：魏明毅、鄭月、賴彥甫、張雪君、楊佩薰	知識再現的政治 主持人：葉秀燕 發表人：蔡馨儀、陳韻帆、葉秀燕、張慧娜 (Eveline Bingaman)

12:30-14:00	特別活動---「現象觀察到研究題目的形成」					
	(115 教室) 張珣、趙恩潔 (106 教室) 余舜德、方怡潔 (119 教室) 司黛蕊、滿田彌生 (122 教室) 趙綺芳、劉子愷					
(教室號碼)	B08	B09	115	106	119	122
14:10-15:40	Ethnography of Identity and Language on the Internet / 虛擬世界的語言與認同: 一個民族誌的觀察	原住民女性、精英與道德觀	文化遺產與記憶政治	新問題，新方法？		隱藏在影像背後的想像
	籌組人: 蕭季樺 主持人: 洪世謙 (Shih-Chian Hung) 評論人: 傅可恩 (Kerim Friedman) 發表人: 劉子愷 李士傑 洪世謙 林亮雯 蕭季樺	籌組人: 葉淑綾 主持人: 葉淑綾 評論人: 葉淑綾 發表人: 鄭桂英 蔡禮闈 林曉宜 日宏煜 宋秀環	籌組人: 郭玉敏 主持人: 陳其南 評論人: 陳怡君 發表人: 林士粧 郭玉敏 陳郁潔 Timothy Quinn (丁崑天)	主持人: 李威宜 發表人: 陳玩臻 劉榮樺 陳美螢 潘育文 黃郁芳		主持人: 王鵬惠 發表人: 蘇家瑩 王鵬惠 馬惠娟
15:40-17:00	Reception、民族誌照片攝影展					

AnthroVisions

人類學 視界
第十三期 2013年6月

發行人 張 珣

發行所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出版研究委員 林文玲、劉紹華（依筆畫順序）

總編輯 張 珣

執編機構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本期主編 李宜澤

編輯委員 林文玲、林徐達、李宜澤、羅正心、劉紹華

編輯助理 鄭慧新

美術編輯 黃啟瑞

電子刊物 www.taiwananthro.org.tw

印刷協力 海王印刷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理事長 張 珣

常務理事 王嵩山、許木柱、黃樹民、莊英章

理事 余舜德、何翠萍、吳天泰、林文玲、林志興

林淑蓉、郭佩宜、劉紹華、蔣 斌、謝世忠

常務監事 臧振華

監事 石 磊、李亦園、陳祥水、謝繼昌

會務發展委員 林志興、蔣 斌

年會籌備委員 余舜德、林淑蓉

出版研究委員 林文玲、劉紹華

執行秘書暨總幹事 羅富寬

會址 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606室

電話 (02)2652-3449

傳真 (02)2785-5836

電子郵件 tafea@gate.sinica.edu.tw

網址 www.taiwananthro.org.tw

會員與捐款—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張珣

帳號 50065063

AnthroVisions

PUBLISHED BY THE TAIWAN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圖片說明：由農到工的處境轉換